

## 第九回 堂前閒話妙語詼諧 冰上傳言書呆拘執

且說寶珠自受了這番驚恐，到處留心，同寶林商議，將家中小廝松勇做了親隨。原來松勇是個家生子，他母親是夫人的陪房。松勇今年十九歲，從小有四五百筋蠻力，又同保家教習學了幾年武藝，手腳頗精，而且飛牆走壁，如履平地；雖則一團俠氣，作事精細異常，寶珠將他作為護衛。

寶珠也把昨日劉三公子之事，在姐姐面前，細說一遍。寶林道：「外邊壞人太多，你也生得美麗了，令人動疑，你自己不覺得，你走路的步法，身段的體態，全現了女孩子相了，我看還宜收斂為是，倘有點子長短，不見人還是小事，你是三品大員，有大亂子鬧呢，不是當耍的。」

正談著，彩霞進來道：「舅老爺來了。」寶林雖同表兄結親，並不迴避，姊妹二人，即出房，到前進來見了舅舅。李榮書見他兩人，笑迷迷的問長問短，道：「你舅母想你們的了不得，大姑娘全不肯到我家去走走，家裡老親怕什麼？」寶珠掩著口兒，只是笑。

李公對夫人道：「我你幾家兒女，都還出色。前天在許月庵家，見有兩三個女孩子，個個美麗，我問他，總說是他女公子。第二個是他夫人所生，那兩個是庶出的，但是比較起來，總不如我們大姑娘。」松夫人道：「承舅舅謬贊。我前天在家，見紅鸞、翠鳳出落得格外標緻了。」李公道：「紅鸞性氣還好，翠鳳被他娘慣得不成樣子了。」松夫人道：「十三、四歲的孩子，還小呢。」李公道：「秀卿明天會見文卿，探探他口氣，我要他家一個女孩子，配你二哥呢。」

原來李公兩個兒子，李墨卿之下，還有一個兄弟，叫做文彬，十六歲，是妾所生，還在家中讀書，也曾捐過一個部郎。寶珠見李公托他執柯的意思，滿口應承道：「一有好音，即來舅舅處報命。」少刻，松筠、松蕃來見舅舅，作了揖，一旁坐下。李公一看，都是翩翩少年，也還彬彬儒雅。李公道：「兩個孩子也好了，有大人氣了。」松夫人道：「無用的東西，一個十四歲，一個十三歲，一點的功名還沒有；他的哥哥十三歲倒中了經魁了。」李公道：「功名遲早總是有的，要如我們秀卿，天下那有第二個？」寶林道：「功名倒不在乎遲早，但不肯讀書，那來功名呢？蕃兒還好些，我看詩賦文章，還可得下去；筠兒這下流東西，我也沒嘴說他。」

李公最愛這個媳婦，而且從小鬧慣的，笑道：「還了得，這個姐姐還比娘利害，日後出了閣，是不接他回家的。」寶林臉一笑，道：「這是個舅舅講的話？」李公大笑。松夫人道：「舅舅是知道的，我家不是有個林兒，笄帶還要舞呢！」李公笑道：「如此說，你家少他不得了。」松夫人道：「怎麼不是，萬不可少。」李公道：「我家要人，怎麼呢？」松夫人也笑道：「那也要商量商量，多告幾年假呢。」李公笑道：「我把文翰送上門來，大姑娘願意麼？」寶林瞅了一眼，起身入房。

李公笑著一把扯住道：「別走罷，舅舅老了，言語有些顛倒，大姑娘莫惱罷。我有句話同你講，我把翠兒給你蕃兒，要不要？」寶林道：「問我幹什麼？有娘呢。」李公笑道：「問他不中用，家裡是你作主，不要推辭罷。」寶林道：「舅舅既肯俯允，一言為定的了。」李公笑道：「我幾時敢同大姑娘扯過謊的？我不要鬍子？」松夫人道：「就怕我們孩子配不過二姑娘。」李公道：「沒有的話。」

說著，將寶林扯到膝上坐下，拉著一隻纖手，聞了一聞道：「舅舅幾根騷鬍子，戳手呢。」寶林半睡在李公懷裡，笑道：「舅舅是美髯公。」李公笑道：「戒指上好長鏈子，借與舅舅，明天出門會客，壯壯觀也好。」寶林笑道：「一嘴的鬍子，好象個老妖精。」李公笑道：「你別小覷我。我鬍子掩起來，還能妝小旦呢。」說得個個都大笑。

松夫人笑道：「你把孩子慣成了，明日同你沒人相，可別生氣。」李公道：「我家的人，不干你事。」松夫人笑道：「那就是了。」寶珠道：「舅舅今天在此吃了下頓去罷。」李公道：「今天不得閒，改日罷。」寶林道：「我知道舅舅不賞臉，我也不留。」李公笑道：「姑奶奶別挖苦罷，舅舅當不起。」適值紫雲送水煙袋出來，看見李公，忙上前來叫道：「舅老爺。」李公道：「姨奶奶。」

紫雲滿面羞得飛紅，將支水煙袋向寶珠手裡一遞，轉身就進房去了。李公還大笑不止。寶林笑道：「舅舅太沒意思，不拘什麼人，耍耍鬧鬧。」李公道：「承教了。你問你娘，舅舅小時候才討嫌呢。」寶林道：「年紀大了，也該好些。」李公笑道：「舅舅是下愚不移。」說著大笑，推開寶林起身，向夫人作辭。夫人、寶林送至穿堂，寶珠同兩個小公子直送上車。

次日寶珠到都察院，見無甚事，同些屬下御史談了幾件公事，就吩咐伺候，到許府來。他是往來慣的，不等通報，下車一直進書房來坐下。書童見是寶珠，趕忙送茶，陪笑道：「少爺還沒下衙門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也該回來了，我坐一會子。你二老爺呢？」書童道：「也沒有在家。」寶珠向書架上取了一本書消遣。小喜兒裝了幾袋水煙。正值許月庵在家，沒有到部，從屏後踱將出來，寶珠忙趨上前請安。

許公看見，滿臉推下笑來道：「年兄今日沒進衙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小姪從衙門裡來，要會文卿談談的。」許公道：「小兒尚未回來，我陪年兄談談，但是老頭兒不入時了。」說罷，笑嘻嘻的扯寶珠坐下道：「這幾天見令舅舅沒有？」寶珠道：「昨日午後在舍下的。」許公道：「你二位令弟還好？」寶珠道：「都不肯用心讀書。」許公道：「聞得你令姊頗為有乾，家中事件，全是他料理。」寶珠道：「是。就是兩個舍弟，也還虧家姊督責。」許公道：「不意世間也有這種有才志的閨女，聽說模樣兒，也是美極的，李君真可謂佳兒佳婦矣。你令母舅處兩位表兄，我知道的了，還有幾位表姊妹？」寶珠道：「兩個表妹。」許公道：「多少歲數了？」寶珠道：「一個十五歲，是舅母生的；一個十四歲的，同二表兄一母所生。」許公道：「許人家沒有？」寶珠道：「還沒有。」

寶珠談著，心中暗想舅舅托我做媒，何不探探此老的口氣？問道：「年伯有幾位世姊？」許公道：「我倒有三個，大的今年十六歲，還有十四，十二兩個。第二個是老妻所生，那兩個是小妾生的。」寶珠道：「有幾位受聘了？」許公道：「婚姻大事，些微不慎，必致失身匪人，終身抱恨。」又搖搖頭歎道：「俗子頗多，英才難選！」

寶珠見他一團書氣，暗想好個迂人，比我舅舅就大不相同，怎麼生出個文卿來，倒是個風流人物呢！遂笑了一笑道：「小姪冒昧，有句話，求年伯切莫推托。」許公道：「好說。你我通家，我當日同尊翁，真是道義之交呢！」寶珠道：「家母舅那一位世姊，

年伯是常見的，同大、二兩位世妹，年歲也還相配，門第格外相當，小姪意欲多件事，如蒙年伯俯允，小姪致意家母舅，過來相求。」

許公聽了，沉吟不語，只是點頭，半晌方說道：「年兄不知，第二個小女才貌兼優，口舌頗利，愚夫婦最是鐘愛，不肯輕易許人。我意中有個心許的人，久已中選，同小女正是一雙兩好，我此時又不便明言，少不得年兄日後自知。至於你二表兄，人品還可取，我將大小女許他，尚可商量。但他還沒有發過科第，未免不中我的意思。」寶珠道：「家表兄文才是好的，科第是囊中之物，年伯先許下了，俟大登科後，再為小登科，也還不遲，況年紀都輕。就是家姊，家母暫時也不放他過門呢，舍下亦少他不得。」許公道：「也待我同老妻輩商量停當了，自然有以報命。」遂不住的問：「你二表兄才學何如？」寶珠總是答應一個好。

說說談談，文卿已下衙門了，與墨卿一同踱進來。見寶珠正同許公講得高興，就走上來見過，墨卿也見了許公，許公扯他們坐下。許公也不藏隱，開口就對墨卿道：「你令表弟在此替你令弟說親，我瞧各事都還相當，我就為你令弟不曾發過科第，所以尚在游移。令表弟說俟登科再娶，也可使得，究竟你令弟文才何如，至此不妨直言。」弄得個李墨卿深淺不是，回答不出。

許公又對文卿說：「你是見過二世兄文學的，可配得過你大姊丈？」文卿道：「二哥品行文才都好，我們素來佩服的。」許公道：「我也要同你母親商量商量。」又低著頭道：「要如我意中之人，便無可推敲矣。」文卿抵著嘴，對寶珠笑個不住。寶珠暗想，也覺好笑，我代人做媒的，倒反要被人纏住了。他那個意中人，非我其誰？許公對寶珠拱拱手道：「另奉復。」又同墨卿哈一哈腰，就大搖大擺的進去了。墨卿道：「適才年伯問我舍弟的文才，叫我如何回答呢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在年伯面前力保。」文卿笑道：「還是我在家母面前力保，方有成意。」

墨卿深深一揖道：「全仗玉成。」文卿又問道：「連日可曾會見老劉？」墨卿道：「聽說病著呢。」寶珠就用話支吾道：「你們今日回來得遲，衙門裡事多麼？」墨卿道：「在桂柏華那邊談了好一會子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他令弟椿仲翁，大後日壽期，你們去不去？」文卿道：「生日彼此都有往來的，萬不能不去。」

談談笑笑，就在許府用了午膳，又話了一回閒話，二人一同辭了文卿，出來上車。寶珠道：「舅舅不知可在家，我同你一搭兒走罷。」墨卿道：「很好。」二人進了金牌樓，到李宅下車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蘭花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